

# 聖母瑪利亞在福傳中的地位——瑪利亞特恩對傳教的影響

蔡愛美修女 撰  
左婉薇 譯

聖若望保祿二世在第二個千年結束之際，語重心長地訓示我們：「基督救世主托付給教會的使命，其完成乃遙遙無期……」<sup>1</sup>為了讓基督徒重燃起傳教的熱火，他提醒所有領受洗禮的人：「如同基督升天後的宗徒們一樣，教會應聚集在晚餐廳上『與瑪利亞，耶穌的母親一起』（宗一 14），祈求聖神，為獲得力量和勇氣去實踐傳教的命令。」<sup>2</sup>因此，傳教士能否積極投身教會的傳教活動，像瑪利亞在天使報喜時那樣對天主答覆「是」，這和天主聖神——教會整個使命的主要行動者——有著密切的關連。

此外，拉辛格樞機(Joseph Ratzinger)當選教宗之前，在一次訪談中也曾提到傳教活動與瑪利亞的母親角色之間的關係。他說到：「經由母親（瑪利亞），他們（基督徒）找到了天主。信仰不再是生活的負擔，反而成了應付生活的助力。瑪利亞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成了傳教的關鍵力量。有一件事我們萬萬不可忘記——在對外傳教時，往往是瑪利亞先接觸到人們，把他們帶到基督面前。眾人緊抓著瑪利亞不放，因為她是通向天主之門，是更深了解天主之鑰。透過瑪利亞，他們才能仰瞻基督和天主的面容，也才能了解天主。透過聖母瑪利亞，聖子的奧秘及天主的奧秘以一種特別的方式顯示給了世人。」<sup>3</sup>

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經常用瑪利亞和聖子間的親密關係，來解釋教會的概念，其中涵蓋了人所有的幅度——生命與理性，既有神學的理性思考，也有信仰的情感悸動；這種深深的母子情也象徵了教會的傳教使命，需要與人分享。這樣，天主交付的天命和個人的命運之間才會有一種和諧。<sup>4</sup>因此，就如我們在梵二文獻《教會傳教工作法令》(*Ad Gentes*)中讀到的：每位基督徒既身為教會的一份子，就都是傳教士；教會在本質上即帶有傳教特性，因為按照天主聖父的計畫，教會是從聖子及聖神的遣使而發源的。<sup>5</sup>同時，就教會實現了以基督為中心、宣佈上

<sup>1</sup> 若望保祿二世，《救主的使命》通諭，(Boston: St Paul Books and Media, 1990年12月7日)，1號。(以下僅載明為《救主的使命》通諭)

<sup>2</sup> 同上，92號。

<sup>3</sup> 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God and the World: Believing and Living in Our Time*，與記者 Peter Seewald 之訪談，Henry Taylor 翻譯(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2002)，299-300, 307。

<sup>4</sup> 參閱拉辛格樞機和神學家巴達沙(Hans Urs von Balthasar)合著之 *Mary---The Church at the Source*，Adrian Walker 翻譯(Ignatius Press: San Francisco, 2005)，36 及 88。

<sup>5</sup> 參閱《教會傳教工作法令》(*Ad Gentes*, Decree on Mission Activity of the Church)，1965年，2號。

主的國來臨的天命及命運而言，這也是一個有瑪利亞面貌的教會。最近幾任教宗都指出：實現這種天命及使命就是對瑪利亞正確的敬禮。<sup>6</sup>

## 方法論

看過這麼完整的聖母神學及傳教神學後，我要問一個很實際的問題：這些神學論述實際應用在傳教活動上時，形成了怎樣的瑪利亞特恩？我也要進一步回顧教會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一世紀所經歷的各個傳教時期，重點會擺在其中的傳教活動及影響。在這個常被稱為屬於修會的傳教紀元中，我們注意到：因著聖神的啟示和引導，<sup>7</sup>他們的信仰中不斷出現新的傳教熱火。同時，這些男女修會過去幾百年走過的路，不論是以團體或個人的方式，也經常見證了他們對聖母的孝愛之情。這份對瑪利亞的情感及關於瑪利亞的教導，形成了所謂傳教工作上的瑪利亞特恩。

保祿六世曾勸勉我們：世人需要的是信仰的見證，而非意識形態。所以我們就進入天主教的傳教史來看一些見證。天主教教會從十九到二十一世紀，概略來分，有三波大規模的傳教活動。第一波主要是歐洲的修會到新傳教區傳教；第二波是由新傳教區的修會（大部分不是歐洲人）到非基督宗教國家傳教，像是亞洲、非洲；第三波則是反向的傳教，也就是由非基督宗教國家的傳教士回到所謂的基督宗教國家傳教。

希望以下的觀察能幫我們認出每一波傳教的一些重要特色。為能更深入分享瑪利亞的特恩，在結束時會有四個團體的見證，說明瑪利亞特恩的影響、挑戰及貢獻。

## 天主教教會史中從十九到二十一世紀的三波傳教

### 一、第一波傳教：歐洲修會進軍新傳教地區

#### 歷史背景：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葉

---

<sup>6</sup> 特別參閱保祿六世「敬禮聖母瑪利亞」勸諭(*Marialis Cultus*), For the Right Ordering and Development of Devotion to the Blessed Virgin Mary, 1974 年二月二日。

<sup>7</sup> 參閱以下兩篇文章：Jean Comby, “Brève histoire de L’ évangélisation, Marie Dans l’Evangélisation,” 63 sessio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held in Lisieux), in *Etudes Mariales* (Paris: Médiaspaul Editions, 2006), 57-69; Maurice Pivot, “Un état de la théologie de la mission aujourd’hui, Résonance de l’Oeuvre de l’Esprit Saint en Marie selon cette théologie,” in *Etudes Mariales* (as above), 103-117.

在宗教改革時期，隨著基督新教在歐洲的勢力擴張及所激起的漣漪（像是1793年成立的「浸信傳道會」(Missionary Baptist Society)及1795年的「露德傳教會」(Missions of Lourdes)），一種新的傳教意識開始在歐洲內部覺醒。這種覺醒也出現在天主教教會內。1822年寶玲·嘉利格(Pauline Jericot)這位平信徒創立的「宗座傳信善會」(Propagation of the Faith)，像是一顆震撼彈，撼動了許多歷史悠久的男女修會（像是道明會、方濟會、耶穌會、巴黎外方傳教會等），激勵他們在歐洲本土以外，尋求新的福傳途徑。1868-1869年在法國成立的「聖母小昆仲會」(Society of Mary)（白衣神父會、白衣修女會 White Fathers and Sisters），就專門以非洲傳教為職志。

## 傳教士殉道

從傳教史可以看出，許多外國傳教士都曾遭受排斥和迫害。這是一個不折不扣傳教士殉教的時代。韓國、越南、中國（約1900年時）都有天主教的殉道者，但日本則例外。日本的天主教團體在沒有神父的孤立狀態中，生活了將近兩個世紀，才再和外國傳教士連上線。據說新的傳教士團體登上日本土地時，發現當地的天主教徒仍遵照過去傳教士的教導，虔誠奉行教會的各種規定，像是敬禮聖母、守貞、及效忠教宗。

這段時期的另一個特色是殖民國家和教會唇齒相依的關係。在人民眼中，傳教士無異於殖民主義的代言人。這類例子俯拾皆是。在中國，南京條約(1842)、黃埔條約(1844)、天津條約(1858)對於傳教士宣講和外國人經商都給予特權保護。在這段期間，有些外國傳教士（像是在中國及日本的耶穌會、越南的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也為自己的修會招募到許多本地聖召。

為了推廣本地聖召，以建立堅強的本地教會，教宗本篤十五世在《夫至大》(Maximum illud)通諭中對殖民主義提出嚴正抗議，也呼籲各教區成立本地修會。不久之後，教宗庇護十一世就在1926年祝聖了第一批中國主教。

## 當時，瑪利亞與他們同在

在這段期間，外國傳教士舉行了各種對瑪利亞的敬禮，以紓解他們的思鄉之情。雖然他們傳揚的是普世性的信仰，但關於瑪利亞的教導則有不同民族的色彩。例如對一些天主教婦女而言，瑪利亞成了賢妻良母的楷模，因為她們的文化原本認定的婦女角色就是如此。傳教區的教友以單純的信德接受了瑪利亞做他們的母親和模範。外國傳教士所引進的玫瑰經和顯靈聖牌，也都廣受大眾喜愛。

## 二、第二波傳教：在新傳教區建立新的傳教修會

### 歷史背景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有些傳教區國家在政治上尋求獨立（例如印度脫離英國獨立），但在信仰上，基督宗教卻反而更深植人心。原因就在本地化教區的成立和蓬勃發展，以及本地傳教士的聖召欣欣向榮。新的傳教修會開始在這些傳教區創立。許多修會的會祖——尤其在北美地區——相信：是時候成立傳教修會、往普天下傳揚聖道了！比方說，1911年華爾實神父(Fr. James Anthony Walsh)在美國紐約州奧塞寧鎮(Ossining)成立的瑪利諾修會(Maryknoll Fathers)，就是一個美國的外方傳教會。他們在1918年派遣第一批傳教士到中國。婦女從一開始就在瑪利諾會扮演重要的角色，1920年二月十四日，教廷終於正式認可由羅澤斯修女(Mary Joseph Rogers)創立的瑪利諾女修會。早年一般人所熟知的「瑪利諾會姆姆」在東亞的天主教教會功不可沒，她們和許多拉丁美洲國家也有廣泛的接觸。

其他女修會還包括1877年一月六日由苦難瑪利亞修女(Sister Mary of the Passion)在印度馬德拉斯市(Madras)成立的「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Franciscan Missionaries of Mary)，以及法裔加拿大修女戴麗雅(Delia Tetreault)於1902年在加拿大蒙特婁創立的「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Missionary Sisters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這些傳教修會的主要特色，我們可以說是在修補殖民政權為了掠奪殖民地的資源，而大肆剝削、鐵腕控制所造成的損害；並與當地教區合作教導真正的基督徒原則，以及推廣本地聖召。這些傳教修會的成員大多並非歐洲人，而是來自北美、亞洲或南美。事實上，由於傳教區國家的本地聖召愈來愈多，這些傳教修會也面臨國際化帶來的多元文化挑戰。

### 當時，瑪利亞與他們同在

向外方傳教的新興傳教熱火成了十九世紀的特色。雖然各個修會的特恩不同，但他們同樣一再受到聖保祿的激勵，要去向那些尚未認識福音的人傳報喜訊。在他們靈修中原本就佔一席之地的瑪利亞敬禮，開始變成使徒工作或默觀及朝拜的一部分。許多修女把伯達尼的瑪爾大和瑪利亞中的一位或兩者視為她們的楷模。瑪利亞方濟傳教修會就曾這樣建議：

瑪利亞方濟傳教修會的修女要偕同瑪利亞，跟隨她，在生活中擁抱默觀與行動……我們的團體生活要以納匝肋的聖家為典型，兼具聖方濟的簡樸。我們的服從及隨時聽候派遣，就是仿效瑪利亞的使命。而我們的默觀生

活，對聖體的朝拜，則是在與犧牲自己、救贖世人的耶穌結合。<sup>8</sup>

這個時期的許多傳教修會的名字中都有瑪利亞；或以瑪利亞為主保，或將修會的使徒工作託付在她的庇護下。受到兩則關於瑪利亞的信理激勵——1854年教宗庇護九世宣布的「聖母無染原罪始胎」及1954年的「聖母升天」——許多敬禮聖母的運動、教堂、及修會都以瑪利亞命名。不過當這些所謂的「新」傳教修會在尋找聖母靈修時，卻不約而同採用了一些傳統的聖母靈修。

在貝呂勒神父為首的法國靈修學派(French school of Berule)中，聖母訪親的故事中啟發了許多傳教士大膽朝新世界邁進，法國特魯瓦城(Troyes)的聖女瑪加利大·波爾嬌(St. Marguerite Bourgeois)(1620-1700)就是其中之一。1663年她到了加拿大，並於1672年在蒙特利爾(Ville Marie)(蒙特婁的前身)創立了聖母會(Congregation of Notre Dame (CND))。她的修會的修女也繼續透過反省聖母訪親及五旬節的經驗，來加深她們的聖母靈修。

另一個例子是聖母聖心傳教修女會(Congregation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ICM))對聖母無玷聖心的敬禮。這個修會由比利時法德蘭斯修女戴美德(Marie-Louise de Meester)於1897年在印度的慕拉古慕都(Mulagunood)創立。1906年教宗碧岳十世特別推崇「聖母無玷始胎」(Immaculate Conception)的敬禮，以此所命名的「聖母無原罪傳教修女會」也將傳教工作推展到遙遠的國度。

有很長一段時間，這些以瑪利亞為名的傳教修會所推廣的法國學派聖母靈修的精髓，就如聖格里尼翁·蒙福(St. Marie-Louis Grignon de Momtfort, 1673-1716)在《論真正的聖母敬禮》(The Treatise on True Devotion to Mary)中一語道出的——孝愛聖母，偕同聖母，經由聖母，到達耶穌。在納粹集中營裡自願代替另一名囚犯受死的聖高比神父(Maximilian Kolbe)，就奉此為圭臬。對聖母的敬禮已經融入牧靈的傳教工作及教會的形象。傳教士所到之處，不論是隱修院、會院或本堂，必然恭立聖母態像，其中最受歡迎的就是露德聖母像。

### 三、第三波反向傳教——梵二大公會議期間及其後

#### 歷史背景

梵二文獻《教會傳教工作法令》在解讀傳教神學的重要性時，帶來了一道曙光，賦予「教會」一個新的意義。在「教會的本質就是傳教」的梵二論述支

---

<sup>8</sup> “Marie de la Passion et la Spiritualite Mariale,” in Dictionnaire de la Spiritualite, vol. 10 (Paris: Beauchesne, 1980), 522.

持下，愈來愈清楚教會的本質和傳教活動是密不可分，實為一體的。傳教活動不只是教會的一項使命，更可說是教會內涵的完整表述。在梵二後，傳教活動所著重的是人的整體性，也就是要真正的降生成人。這段期間的傳教士所從事的活動五花八門，像是全人發展、社會解放、社會正義及教會本地化。

即使天主教教會進行了大幅度的改革與更新，在許多修會發源地的國家，聖召卻持續減少，於是出現一種從傳教區國家——像是印度、菲律賓、南美、甚至非洲國家——反向傳教的獨特現象。各傳教修會隨著成員的日趨國際化及文化背景的更多元化，也調整了工作重點，開始培育他們的會士、修女到所謂的祖國或其他國家傳教。傳教士不足的問題迫使他們，也召叫他們與平信徒合作(第三會)，以便將衝擊減到最小，確保傳教工作的永續推展。

南美的解放神學及女性神學也影響傳教的方式，尤其是對《教會傳教工作法令》的解讀。《教會傳教工作法令》中的傳教不再是強調地域性的走出去，而是象徵性地邀請我們成為一個為別人而活的人。傳教活動的主要目標不再是追求統計數字測量出的效度(例如以辦學的學生人數為傲)，而是長期陪伴人們，使他們在福音內完全改變，成為一個門徒團體，不但是跟隨耶穌的門徒，也效法瑪利亞，因為他們尊崇瑪利亞為耶穌的第一位忠實門徒。神恩運動就是一個例子，它帶動了一股依靠聖神的熱潮，並研究聖神在納匝肋婦女瑪利亞生活中，以及在所有受過洗的基督徒生活中的帶領。

### 當時，瑪利亞與他們同在

從 1965 年起，梵二呼籲教會要「與時俱進」(Aggiornamento)。對傳教修會來說，這尤其意味著去回顧修會創會時的根源及遺產，開始革新的漫長旅途，特別是在他們的特恩方面。各傳教修會的總大會也都努力更深入了解並整合瑪利亞在救贖奧蹟和諸聖相通的地位。聖母靈修變成以一種肖似瑪利亞的態度與方法，活出修道的奉獻生活，也和瑪利亞訂約，參與她把耶穌帶給世界的使命。

各修會會祖留下的關於瑪利亞的著作都是持續培育時研讀的重點材料。各修會回到自己的源頭時，不約而同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加深他們對聖母的敬禮。各修會的聖母靈修有一部分延續著，也有一部分終止了古老的傳統敬禮。凡在關於聖母的教會文獻中出現的福音章節和讀經，尤其像是保祿六世的《敬禮聖母》勸諭(Marialis Cultus, 1974)、若望保祿二世的《救主之母》通諭(Redemptoris Mater, 1990)、及神學家巴達沙(Hans Urs von Balthasar)的聖母神學所引用的章節，在修訂會憲及會規時都被收納進去。

禮儀改革也對傳教士的祈禱生活貢獻良多，祈禱生活變得更以瑪利亞為典

型，以聖經為中心，而且融入教會生活內。現在敬禮聖母意味著研究教父學、聖經、禮儀、人學以及基督徒合一運動。<sup>9</sup>

在倡導解放神學的國家裡，瑪利亞是一位像百姓一樣生活貧苦的婦女，而不是一位備享尊榮的護佑者。受壓迫的人民從這樣的聖母身上找到了力量，支持他們為提升生活品質及維護正義而戰。在南美工作的瑪利諾女修會也找到一個培育與改革的好策略，就是一句可以有效評估他們傳教成果的座右銘：在這裡，生命被信友的慈悲改變了。在非基督宗教國家裡，宗教交談如火如荼地展開，也成了福傳的重點工作。在耶穌降生成人奧蹟的推動下，教會更積極降生在不同的土壤和文化中，尤其在孝愛聖母的做法上。本地化的結果使瑪利亞在不同的民族呈現不同的面貌，儼然成為「千面聖母」(Madonna of a Thousand Faces)，而耶穌——人類的救主——則披上代表不同國家的各色長衣。

### 瑪利亞特恩的影響

各修會飄洋過海的拓展也促使他們更深入內部，去反省瑪利亞在修會中的角色與臨在，以及能明確表達各修會特恩的方法。有些修會已經找到方向，有些則還在摸索中。本世紀的一大特色就是瑪利亞態像開始出現不同膚色，以配合本地化，融入各民族。以下就是一些鮮明的例子：

### 本地化：中華聖母

有一個陪伴人民多年的修會成就了一項非凡的貢獻，把聖母畫成和當地人民一樣。這就是耶穌會傳教士從十六世紀初到十九世紀末，前仆後繼地在中國走了幾百年，辛苦開拓的傳教之路。

耶穌會士傑里米·克拉克神父(Jeremy Clarke)在「中華聖母——聖母敬禮與耶穌會士」(*Our Lady of China, Marian Devotion and the Jesuits*)<sup>10</sup> 的文章中，回顧了耶穌會傳教士從十六世紀末起在中國的傳教活動。他記錄了耶穌會士在協助打造中國天主教的面貌上所扮演的角色，尤其在敬禮聖母方面。福傳有一塊特別的領域就是研究透過視覺圖像傳遞出的宗教主題。有不少學術研究及著作曾從各種角度探討過明朝(1368-1644)和清朝(1616-1911) 的聖母像所反映出的視覺文化。例如，中國最古老的聖母像是在揚州出土的義大利婦女加大利納·伊里奧尼 (Catherine Ilioni 1342)墓碑上的石雕，這聖母像和佛教的慈悲大士觀音就有頗多雷同之處。

---

<sup>9</sup> “Marie (Sainte Vierge),” in *Dictionnaire de la Spiritualite*, vol. 10 (Paris: Beauchesne, 1980), 474-476.

<sup>10</sup> Jeremy Clarke, “Our Lady of China, Marian Devotion and the Jesuits,” *Studies in the Spirituality of Jesuits*, 41, no. 3 (Autumn, 2009): 1-47.

到了十八世紀末，耶穌會傳教士所用的中華聖母像已經出現在玫瑰經敬禮、聖像卡片、苦路及聖牌上，各地也開始興建聖母朝聖地。中國的教友們相信：到聖母大殿朝聖的人，必能獲得恩寵及降福。耶穌會的傳教區中最受歡迎的兩處聖母大殿，一處在北方的河北省保定市，另一處則是 1870 年在上海教區興建的佘山聖母朝聖地。這些聖母聖殿對於建立中國天主教團體的認同感(歸屬感)及靈修生活(敬禮聖母)，有重大貢獻。二十世紀初，中國華北地區的天主教團體遭逢義和團之亂(1898-1900)，據東閭的教友說，他們能死裡逃生，多虧當時聖母常常在東閭村上空顯現，施展大能保護。

本地化也可以從河北保定東閭聖堂內聖母畫像的名字看出。這個聖母就叫「東閭之后」，而不是「勝利之后」(Our Lady of Victories)。這幅由美國畫家凱瑟琳·卡爾(Katherine Carl)在 1903 年所畫的聖母畫像，是以身著皇袍的慈禧太后為樣版。中國的天主教徒認為：朝廷有太后，天庭也有母后和皇子。中國天主教之後決定奉聖母瑪利亞為「中華之后」，並以這張聖母像做為中華聖母的代表像。

藝術家們經過多年的創新、演進，把外國傳入的聖母像轉化成一個中國本土的中華聖母像，不但被中國天主教徒歡欣接納，還奉為主保。這個例子也見證了若要適切地表達文化與信仰，藝術是多麼重要的工具。耶穌會士之所以如此投入，部分也因為耶穌會有孝愛聖母的傳統，並鼓勵朝聖。這是源自會祖依納爵·羅耀拉在創會之前自身的朝聖經驗。當時他常向聖母求助，所以他也鼓勵其他人這樣做。

## 瑪利亞——第一位門徒，教會在今日世界實行變革的指引者—— ——十六世紀初至二十一世紀

《瑪利亞——第一位門徒》(*Mary the First Disciple*)一書的作者瑪利·亞薩瑞蘿修女(Marie Azzarello)來自加拿大蒙特婁的聖母會。<sup>11</sup>她的會祖聖女瑪加利大·波爾嬌從聖母瑪利亞生平的兩個非常重要時刻，得到對教育工作願景的啟示，這兩個時刻就是之前提過的聖母訪親及五旬節。亞薩瑞蘿修女在書中再度肯定了這兩個時刻，顯示聖母會的修女仍繼續從會祖十六世紀初發現的泉源中汲取力量，深耕信仰。她寫道：「這兩個時刻都召叫我們全心投入並與人合作，共同打造人人都能享受公義及平等的教會及世界。」<sup>12</sup>

<sup>11</sup> Marie Azzarello, *Mary, the First Disciple, A Guide for Transforming Today's Church* (Ottawa: Novalis, 2004).

<sup>12</sup> 同上，7。



聖女瑪加利大·波爾嬌(1620-1700)於 1653 年移民到加拿大蒙特利爾(Ville Marie)。她和同伴 1658 年在魁北克開辦了第一所女子學校，她也蓋了第一座聖母聖殿——善導聖母堂(Notre Dame du Bon Secours)，並被視為蒙特婁的創市功臣之一。後來她還成立了蒙特婁聖母會，該會的修女都願效法瑪利亞，投身青年及成人的教育工作。

## 歌詠「讚主曲」的瑪利亞

從二十到二十一世紀，歌詠「讚主曲」的瑪利亞陪著聖母無原罪修會的修女們翻山越嶺，和她們一起為天主賜下的眾信徒及所建立的四海一家情誼，而感謝天主。曾擔任總會長的普菴孟東修女(Evangeline Plamondon)在修會準備創會百年的慶典(1902-2002)時，在一次避靜中談到：向沛降恩寵於修會的天主表達感恩之情的靈修，和修女們的傳教工作關係很密切。她說這是瑪利亞特恩的影響，因為歡唱「讚主曲」的瑪利亞時時刻刻在傳教路上陪伴著修女們。

一百年來，謙卑的瑪利亞和一批又一批的聖母無原罪修女一起並肩傳教。會祖戴麗雅修女從聖母身上學到：所謂傳教服務，就是擁有一顆火熱的心及一雙隨時準備上路的腳。許多蒙天主召選，來自各文化、種族的女性傳教士，偕同瑪利亞，一起走到世界盡頭，生活在不同族群當中，這就是天主子女的讚主曲。

普菴孟東修女讚美上主，因為祂支持了軟弱的世人，幫助他們合一，在四海一家的情誼中經驗到寬恕與和好。天主的美善及白白賜下的恩寵，改變了萬世萬代信友的生命。因此瑪利亞的「讚主曲」變成聖母無原罪女修會大家庭和全人類一起高唱的感恩歌；這是會祖戴麗雅特別為她的修女們選定的瑪利亞禱詞。<sup>13</sup>她創立了加拿大的第一個傳教修會，並在 1920 年協助成立魁北克的「外方傳教司鐸會」(Foreign Mission Society of Priests of Quebec)，她也是 1908 年在北美推廣「聖童善會」(Holy Childhood Movement)的第一人。

## 瑪利亞在基督徒合一運動中舉足輕重，平信徒也分享瑪利亞特恩

聖母小昆仲會的柏比神父(Bertrand Buby, SM)一向忠實地追隨會祖夏明納(Blessed William Chaminade 1761-1850)的腳步，特敬瑪利亞。夏明納創立的各個修會及平信徒團體，在世界各地形成了一個使徒性的瑪利亞家庭。在他的早期著作《瑪利亞——忠實的門徒》(*Mary the Faithful Disciple*)中，柏比神父以廣博的

---

<sup>13</sup> Evangeline Plamondon, *The Magnificat of the MIC Sisters, a Marian prayer service in at retreat of the centennial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Institute, 2002* (Montreal, 2002).

聖經學識及海納百川的開放態度，談起他在推動基督徒合一運動時，和猶太教的交談及其影響。

瑪利亞在基督徒合一運動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天主教的看法若想被同樣信仰耶穌的分離的弟兄姐妹們理解、分享、及認同，尤其需要仰賴聖母瑪利亞。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絕不會對朋友的母親視而不見。更何況，耶穌的母親也是我們的朋友。身為基督徒，我們若想知道耶穌是怎樣的猶太人，就必須先了解瑪利亞是怎樣的猶太婦女。她讓我們看到耶穌如何在猶太的背景中降生、成長。猶太人一向透過母親來認識他們的傳統，納匝肋人耶穌亦不例外，也需要透過她的母親——納匝肋的瑪利亞。<sup>14</sup>

柏比神父也和我們分享了他對聖母的感情。「我所寫關於瑪利亞的一切都出自我身為一個聖母小昆仲會神父對聖母的敬禮。我的一生都沉浸在和瑪利亞的親密關係中，我也努力藉著祈禱、研讀、與人分享我所知關於聖母的一切，來加深這層關係。」……「我現在也是基督宗教與猶太教對話小組的成員，這個小組以開放的態度聆聽關於納匝肋瑪利亞的生平事蹟。」<sup>15</sup>

## 結論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例子可以做見證，傳教士在福傳工作上的貢獻更是值得表彰。以下就簡略列出各男女修會所塑造出的瑪利亞特恩及其重大影響。

### 1. 教會本地化

本地化的過程幫助各民族找到瑪利亞在自己文化中的面貌。透過這種本土的面貌，他們得以把原本的信仰和基督宗教銜接起來；因為在這面貌中，他們尋得了認同和歸屬。在中國，特敬瑪利亞的耶穌會傳教士也展現了聖母態像在福傳中的重要性，以及聖母朝聖地對信友的實際精神意義。

### 2. 女性教育家

聖母會的修女藉著女性投入教育事業的瑪利亞特恩，拓展了她們的使命，改變了今日的教會與世界。這特恩來自一種聖母靈修，其基礎就在聖經記載的瑪利亞的兩個行動中——聖母訪親及五旬節。聖母會的修女和瑪利亞一樣，都是指引青年及世人方向的教育家。

### 3. 感恩的精神

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透過「讚主曲」，深化了瑪利亞特恩的影響，建立起

---

<sup>14</sup> Bertrand Budy, S. M., *Mary the Faithful Disciple* (Mahwah, NY, Paulist Press, 1985), 124.

<sup>15</sup> 同上，125。

四海一家的情誼，使得更多的天主子女能在這人類大家庭裡，和瑪利亞一同詠唱「讚主曲」，不停歌頌天主的美善、及對我們的憐憫。

#### 4. 瑪利亞的使命

真福夏明納教導他的弟子要繼承瑪利亞的使命，因而啟發了基督宗教與猶太教之間的對談。透過學術研究、彼此尊重、開放接納，瑪利亞在基督徒合一運動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同時聖母小昆仲會的特恩也顯示：與平信徒的合作已日趨重要。

隨著瑪利亞特恩對傳教的影響增加，瑪利亞在福傳中的重要性也不斷提升。這個特恩就從瑪利亞對天主答覆了「是」，願意成為救主的母親及全人類的母親開始。時至今日，聖神依舊在工作，召喚許許多多傳教士效法瑪利亞，對本地及遠方的傳教工作說「是」。我們殷切盼望：瑪利亞的特恩在傳教工作上的影響能綿延不絕。